

三峡文学丛书



逃亡记

张永久 著



• 三峡文学丛书 •

逃亡记

张永久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责任编辑:郭林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峡文学丛书/刘不朽主编,一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
1995.9

ISBN 7-5071-0333-1

I. 三… II. 刘… III. 小说—三峡—地区—当代—丛
书 IV. 1247-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14589 号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

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

鄂西地质测绘印制公司激光照排

湖北宜昌县税务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11.2 印张 236.6 千字

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(全十一卷)总定价 121.00 元 本册定价 11.00 元

刘不朽 主编
秦新民



目 录

泉	1
殇	18
火 祭	35
烟馆旧事	52
逃亡记	65
那盏灯	79
愤怒的画家	95
流浪季节	111
魔鬼的歌	125
初 吻	138
女经理	146
峡江异人	156
森林边缘的黑洞	171

往事如烟	178
龙 骨	200
劳动歌	237
盐的故事	288
后 记	352

泉

那天，大土匪向青山在姘头苏二姐的花屋里烧烟泡。上午的阳光从窗格上投下来，象一根根金黄耀眼的木条。向青山眯缝着眼睛，朝山冈上云烟氤氲的混交林上空看了一会，硬把一声长叹吞进了肚里。

“来。”他对苏二姐招呼道。

苏二姐正在神龛前面擦拭一对银烛台，听见招呼，撅着嘴唇扭着屁股走到烟榻跟前，嗔怪说：“要的时候抱在怀里，不要的时候摔在崖底。”话虽然这么说，却照旧象只温驯的猫，乖乖蜷伏，将一颗妖媚的头枕在向青山的大腿上。苏二姐微闭着眼，让向青山一双粗糙的大手在脸上摩娑，微风吹过一般，痒酥酥的。忽然，那双大手停了，苏二姐睁开眼皮，看

见向青山双眉紧锁，脸色阴沉。

“今天怎么啦？半天没有开口说一句话，莫非想把个大活人憋死不成？”苏二姐用小指往向青山毛刺刺的嘴唇上划拨了一下。

向青山笑笑，扯开苏二姐的蓝底白花府绸对襟褂，手伸向那一对丰满的奶子，握住，指尖上用了用力。苏二姐咿咿呀呀叫了起来。从苏二姐的叫声中，向青山听出了一丝痛苦的快意，这正是他此刻所需要的。“唱个五句子山歌吧。”向青山说。指头不再撒野，移到乳头位置，轻轻拨弄。

“看着你这么个死相，哪里有好心情唱五句子？”苏二姐还想撒一撒娇。

“唱！”向青山的指尖又用了用力。

“啊哟——我唱，我唱。”苏二姐眼湿湿的，低头看看被捻得生痛的奶子，委屈地问：“素的还是荤的？”

“荤的。”向青山说。

苏二姐清了清嗓子，低声唱了起来：
姐儿生得矮垛垛，
一对奶子象称砣，
白天带着满山跑，
夜里让给哥哥摸，
你说快活不快活？

山歌唱完了，苏二姐偷眼朝向青山瞟了瞟，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虽说还是没有平时生动，却不似刚才那么冷了。

“桂花。”向青山轻轻叫着苏二姐的名字，声音中灌注了许多温柔，“我向青山这几年待你怎么样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”苏二姐回答。

“我再问你。”向青山从漆花烟榻上坐起，鹰鹞般的眼光紧紧盯着苏二姐，“鼎场这个地方，怎么样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”苏二姐还是这句话。

“要你离开我，离开鼎场，舍得啵？”

“那我情愿去死。”苏二姐说。

苏二姐说的是实话。且不说鼎场漫山遍野的香菌、木耳，单是夏天开满燕麦花的四十八里长的那条坪坝，就够让人心醉的。三年前，苏二姐被向青山从保康抢过来，起先是准备做压寨夫人，不料向青山的原配徐氏大闹一场，撞墙寻死，向青山只得为苏二姐在离鼎场十里外的雀庙购置了房屋，檐上砌风，墙上绘龙，梁柱上雕花刻草，弄得远远近近的山民都知道雀庙有间花屋，花屋里住着个又标致又会打枪的苏二姐。每天清晨或是黄昏，腰里挂盒子枪的苏二姐骑在高头大红马上，从溪边缓慢踱过，沿途的山民停下农活，笑着点头哈腰——那种风光派头，她在保康那个矮塌塌的农舍里何时领受过呢？

苏二姐很清楚：今天的一切，离不开鼎场，离不开向青山。她不理解的是，今天向青山为何忽然问起这些？

向青山的指头在苏二姐乳头上继续拨弄了一阵，终于把一直憋在肚里的那个念头吐了出来：

“看来，我只得杀人。”

苏二姐的后脖颈上嗖嗖穿过一丝冷风。她仰起脸，朝向青山眼睛深处看了看，没有发现凶兆。向青山的目光十分柔和，象在说一件亲切的事情。

向青山两只手贴在苏二姐双腋下，把她放到地上，吩咐道：“去把杨令儿给我叫来。”

“杨令儿？”苏二姐迟疑着。

“快去！”

苏二姐不敢再耽搁，转身，腰肢一扭一扭，风摆杨柳一样出了花屋。

向青山手下的勤务兵杨令儿才十六岁，象个瘦猴，人却相当精明。他跟在苏二姐后边轻手轻脚走进花屋，手中提着把宜兴陶壶。

将向青山面前的茶杯斟满之后，杨令儿悄声退到旁边。眼珠滴溜溜转了圈，定在自己的脚上。

“令儿，过来。”向青山说。

杨令儿站着没动。

“老子叫你哪！”向青山把茶杯摔在桌上，溅起几点黄水，“瘦猴根子，跟你爹一样，是个犟种！”

杨令儿这才走到向青山跟前：“干爹，您看，干儿子杨令儿这不是蛮听话吗？”

向青山想笑，却笑不出，拍西瓜似地拍拍杨令儿的后脑勺：“令儿你干爹准备杀人。”

“噢。”杨令儿平静地应道。

“令儿，你可知道你干爹要杀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杨令儿说。

“要杀的人，是你亲爹杨喇叭。”向青山说。

杨令儿一下子怔住，象个泥塑的人。

“前几天，高家坝一个十七岁的黄花闺女被你爹弄了的事，听说了吗？”向青山把玩着茶杯，问道。

杨令儿满脸臊红地点了点头。

“这一场祸惹得不小！”向青山说，“鼎场方圆百里，人心浮动，说我向青山养狼为患，危害乡里。昨天，县城邢团长还传话来，要把你爹绑到城里去砍头。哼，这等事用得着他邢团长教训？我向青山也决不会容忍这种事！令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杨令儿轻轻应了一声，象蚊子嗡嗡。

“去给你爹传个信，说我要杀他。”向青山脸色铁青。

“我不敢。”杨令儿说。

“我叫你去！”

“不就为了一个女人吗，值得杀人？”苏二姐觉得现在该她出来说话了。

“你不懂。”向青山说。

“有什么不懂？”苏二姐这次没有躲让，“不管怎么说，杨喇叭跟你也有好几年了。听说起事之前，你们就在一个吹鼓班子里共事，你放土铳，杨喇叭吹大号。如今为一个女人杀他，你手下的人会怎么看？”

“你不懂。”向青山把刚才的三个字重新说了一遍。这次说得非常坚决、干脆，象三块石头。

苏二姐知道再不能多说了。

向青山扫一眼站在旁边嗦嗦发抖的杨令儿，吼道：“还不快去？”

“干爹，您换个人去传话吧，我实在……”杨令儿的颤音中带着哭腔。

“我让你送你爹一程。”

“干爹，我……”

“不中用的东西。”向青山狠狠骂一句，掏出手枪，往桌

上重重一搁：“滚，快去你爹那儿，再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！”

杨令儿止住哭腔，朝外走去。临出门槛时还回头看了一眼。

望着杨令儿渐渐变小的身影，向青山仰天长叹一声，咕噜道：“喇叭老弟，你交给我的这个狗崽子还嫩呢！”

杨令儿走进厢房时，他爹杨喇叭正喝着苞谷酒，下酒菜是一碟油炒红尖椒。杨喇叭瞧不起城里人吃一两个红尖椒就辣得咝咝叫的熊样儿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才是山里汉子的本色。刚才，他一气吃了二十多个红尖椒，暖得心里头象烧着一盆炭火。

醉眼乜斜，看见儿子杨令儿，满口酒气喷射而出：“满山乱走乱跑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杆。”

“爹……”杨令儿叫过一声，泪珠禁不住滚落下来。

“熊样，哪象我的儿子。”杨喇叭摇摇头，又猛灌了一口苞谷酒，“眼睛里撒什么尿？谁欺负你了？老子把你交给你干爹，是想让你有个出息。你不好生服侍你干爹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杨令儿不说话。

“狗操的，哑巴啦？”杨喇叭骂道。

杨令儿还是不说话。

“熊样！孬种！废物！……”杨喇叭嘟嘟囔囔骂了一长串脏话，蓝花瓷碗往餐桌上一扔，酒泼了一片。他站起来，跌跌撞撞往外走。他今天喝酒的好情调全让儿子败坏了。

“爹，您不能走。”杨令儿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杨喇叭停下，拳头捏了起来，骨关节嘎吧嘎吧直响，狗操的，这一拳砸下去不把儿子砸扁才怪呢！他盼着儿子这会

儿一闪一闪。可是，儿子没有躲闪，迎着他，腰板挺得直直的。杨喇叭心肠一下子软了。婆娘死后，留下杨令儿这根独苗，耗费了他多少心血，不容易呵。杨喇叭正想着，儿子一膝在他面前跪下：

“爹，干爹让我来向您传信。”

“传什么信？”杨喇叭问。

“他要杀您。”

杨喇叭倒吸一口冷气，随即又从鼻孔里哼出两个字来：“他敢！”

“有什么事我不敢？”话音未落，向青山已带着两个卫兵出现在厢房里。

“为了高家坝那个闺女，大哥要杀我？”杨喇叭问。

向青山点了点头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杨喇叭昂头冲着屋梁大笑。“为了一个女人，大哥要杀我？我杨喇叭要做一个风流鬼了。大哥，哈哈，大哥你要大义灭亲？”

“死到临头，还胡搅蛮缠，”向青山使个眼色，两个早有准备的卫兵如饿狼扑食，反扭住杨喇叭双臂，腿弯上踹一脚，杨喇叭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。

“大哥这是来真的？”杨喇叭脸上白了又红。

“军令岂能儿戏？”向青山说。

杨喇叭还想笑，却猛地将半截未出口的狂笑咽下。这时他看见了大刀姜四。姜四一手提着雪亮的大刀，一手拿着打了红叉叉的长标签。姜四今天又要杀人了。往日，大刀姜四杀过多少人——刀落血喷，圆滚滚的人头在河滩上转个两三个圈，慢慢定下，跟着，暗红色的血浆汪汪流一满地……多少

回，杨喇叭和弟兄们围在河滩上，兴奋地议论着，看大刀姜四施展那一手绝活。难道，今天大刀姜四的那手绝活要轮到他杨喇叭了？

向青山走到杨喇叭跟前：“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让我起来——”他大吼一声，试图挣脱。却没有用。两个卫兵力大如牛，他在这一刻里感到了虚弱，裤裆里湿了一小块。“狗操的，熊样！”他骂自己。

“喇叭，上路吧，拿出点男人的样子来。”向青山说。

望着向青山平和的目光，杨喇叭心上一颤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想起了七年前的那个下午。那天，他挑着一担柴回家，推开门，两个日本兵冲他狞笑。再看，婆娘光着下身，躺在柴禾堆上，满身血迹。他象头受伤的野兽要冲上去拼命，日本兵哗啦哗啦拉起了枪栓，那一刻，他软了，一膝跪在日本兵脚下，额头贴地。就在这时，向青山从窗子外跃进来，抱住一个日本兵，扭打成一团。他愣了。直到向青山大声向他喊：“还不动手？”他才操起一把柴刀。乳白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汁溅了他一身。那以后，他跟着向青山走南闯北，打过多少恶战，见过多少阵势，心里一直对向青山充满了敬佩和感谢——是向青山帮他成了真正的男人。

可是，如今向青山却要杀他！他不相信就为那个闺女。

“大哥，你让我杨喇叭死个明白。”

“喇叭，有些事是没有一个明白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大哥是让我当个冤死鬼罗？”

“上路吧，喇叭，令儿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照顾的。”向青山一抱拳，行了个礼。

杨喇叭身子一挺，冲大刀姜四微微颌首：“兄弟，麻烦你

脏一次手了。”

“走吧。”大刀姜四表情丰富地说。

杨喇叭被处决后，在河滩上暴尸三天，向青山才吩咐手下的人弄上山去草草埋了。

三天后的晚上，向青山喝了点酒，脑袋晕乎乎的。看看窗外，月亮很好。风轻，林影细摇，斑斑驳驳象一幅图画。向青山胸口发闷，仿佛堵着个东西，他无心去欣赏月光下的景致，便把杨令儿叫了进来。

“坐。”向青山指了指藤皮圈椅。

杨令儿却不敢坐。瘦猴根子，被他爹的死吓傻了，这几天，再也没有听见他的笑声。

向青山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令儿，恨我啵？”

“不恨。”杨令儿说。

“说不恨是假话。你爹死得冤枉，你爹他——”向青山顿了一顿，声音矮下来，“你爹是替我死的。”

杨令儿神情疑惑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“你还小，还不会懂得这些。”向青山仰起脸面，目光盯着发黑的屋梁。“当年，你爹的号吹得特棒，可以把两支号同时塞进嘴里，吹出不同的两个音，一低一高，那才叫绝活。”

杨令儿专心听着，眼皮一眨不眨。

“还有，你爹并不是个色鬼。这么多年，没有一个女人，也不容易……”向青山的声音有些哽了。说着，向青山弯腰，从床底下拖出一只黑皮箱，打开。

“令儿，”向青山说，“你爹把你交给我，只怕我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也不会多了。干我们这一行，天天都把一颗脑袋别

在腰带上。令儿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

杨令儿摇了摇头说，不明白。

“到底是个孩子。”向青山将喝剩下的半碗酒往杨令儿跟前一推，“来，喝一口酒，提上这只皮箱，你走吧！”

“干爹，您不要我了？”杨令儿问。

“令儿，干爹这是为了你好，往后你会明白的。”向青山咕咕啾啾，一颗清冷的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滚落，“不要忘了鼎场，不要忘了你爹，也不要忘了你干爹……”说到最后，向青山的话语有些含混不清了。

那一夜，杨令儿永远离开了鼎场……

邢团长派出去的密探一个个回城了，他们说鼎场一带十几个村寨里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布告。一个化装成货郎的密探还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布告，念了起来。

不念，邢团长也知道布告的内容。邢团长鼻孔里冷冷地哼了一声：“向青山，你还在和我玩心计？”

邢团长是一年前奉上峰命令进山剿匪的。他的对手是不好对付的向青山。用拉网的方法，在大山里来回拉了半年多，一无所获。无边无际的森林包裹着莽莽苍苍的大山；一丛丛荆棘茅草覆盖着一个个岩洞；重重雾霭中潜伏着长啸短吟；万丈绝壁上悬挂着羊肠索道……纵有千军万马，在山沟里也难以施展开来。剿匪剿了一年，连根土匪毛也没捞到，上峰的命令却如催命符，三天两头在邢团长的心上刮一刀。

邢团长转身，向戴着眼镜的齐副官问：“队伍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。”齐副官说。

“那两个人安置了没有？”

“已安置妥当。备好了两乘滑竿。”

邢团长“哦”了一声，皱皱眉头，一直黑沉沉的脸上这会儿更加阴郁难看。他整整衣领，缓步走到门外。

院子里，黑鸦鸦一大片人或蹲或立，或仰面而躺，或席地而坐，三三两两聚集在那里小声交谈。按照他的安排，一千多个国军士兵没有一个穿军装，一律便服，腰上别着“家伙”。这一次，邢团长必须得下决心了。

几天前，上峰又来了命令，而且比任何一次都更加坚决：“再不能按期将土匪剿净，撤职查办。”对这个命令，邢团长只能报以一脸苦笑。要说呢，邢团长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入伍十几年的老兵，什么样的敌手没遇见过？偏偏这次遇上的敌手，曾经是他的救命恩人。

唉，不去想了。邢团长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慢慢朝院子那头走去。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在他前面闪开一条道，两边两排脸上，闪动点点微笑的目光。邢团长走到道儿尽头，在一乘滑竿跟前停下来。

坐在滑竿上的皮货商人马老板哈了哈腰，一提成袍要从滑竿上下来。邢团长用一只手把他按住了：

“不必多礼。”

马老板不大自然地嘿嘿笑了两声：“邢团长，我马云贞活了四十多年，象您这样和善的长官，还是头一回遇见。”

“马老板过奖了。”邢团长说。

“邢团长，”马老板半是讨好半是真诚，“我马云贞这次来替向青山传信，本是提着脑袋；我就没指望再回鼎场。不曾料想邢团长把我当座上宾，还备了滑竿让我坐。您要到鼎场